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家名著书系

德国史稿

1555 — 1618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Leopold von Ranke

[德] 利奥波德·冯·兰克 著
王顺君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家名著书系

德国史稿

1555 — 1618

[德] 利奥波德·冯·兰克 著
王顺君 译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Leopold von Rank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史稿：1555—1618 / (德) 兰克著；王顺君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11
(史家名著书系 / 崔文辉主编)
ISBN 978-7-5534-9219-3

I. ①德… II. ①兰… ②王… III. ①德国 - 中世纪
史 - 1555 ~ 1618 IV. ①K51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2450号

德国史稿：1555—1618

著 者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
译 者	王顺君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齐 琳
责任编辑	齐 琳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官方微信	Han-read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9219-3 定价：7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汉阅读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Vom Religionsfrieden bis zu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Leopold von Ranke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
1869

目 录

第一章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时代	001
宗教和平的影响	003
和平的条件	005
德国内政概况	008
德国贵族的私人关系	013
斐迪南一世	018
民间的情况	023
维持德国局势稳定的要素	036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希冀	045
神学上的分裂	050
马克西米利安的对策	062
马克西米利安立场的改变	068
德国新教会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	073
1575年及1576年的谈判	081
结语	088

第二章 帝国史（从鲁道夫二世当选直至斐迪南二世当选）	093
第一部分 皇帝鲁道夫二世执政期间召开的帝国会议史	098
回顾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位时最后的帝国会议	098
1582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	101
1594年的帝国会议	115
1597年的帝国会议	124
1603年的帝国会议	132
1608年的帝国会议	140
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	156
第二部分 皇权由德国的哈布斯堡家族老系转向新系	161
皇帝鲁道夫二世	161
马蒂亚斯当选皇帝以及1612年的选举协议	189
帝国政府倾向于调解功能及帝国宰相克勒塞尔	197
1613年的雷根斯堡帝国会议	206
妥协和继承	219
1619年的皇帝选举	229
人名、地名索引	243
译后记	250

第一章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时代

德国历史观察之琐碎

说相同的语言、有着类似的风俗还不能称其为一个民族。上帝在一个民族中植入心灵之契合，内化成为高级的觉悟，引导着这个民族寻找共同且普遍的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曾经的统一构成了欧洲境内力量和面积占据优势的强大帝国。然而我们也知道并且一致同意，这个自主、坚决排除异己、坚定自我价值的统一体正在消退。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我们是如何从前者退化成为后者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众口一词：这分裂应首先归咎于宗教改革。

德国史稿·1555—1618

诚然，这场承载民族骄傲的改进教会之巨大工程，其必要性清晰且充满光荣；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伴随其而来的是所有层面的分裂、三十年战争中生灵涂炭、日耳曼语系诸族中因教派不同造成发展各异、帝国的衰落和瓦解——所有这些分裂之缘起确实是宗教改革。

然而正如两大阵营一致承认得那样，宗教改革不可避免，那难道其后果就可以避免吗？这解放我们且给我们自由的，就定会导致我们的不和与分裂吗？又或者是由于一系列偶然之事态和可以避免的错误导致这一结局呢？

我认为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难题。

必须进行研究的是，宗教改革是否从一开始就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并导致另外的发展，以及是否可能达成信仰的统一。这一研究之展开不仅限于德国国家层面和政治层面，还需要对普遍性及神学进行考察。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查理五世治下所发生之一切皆为必然。所有的一切是为了祖国统一而发生的吗？又或者在当时宗教改革已完成但尚未遍及整个德国，那德国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统一呢？而统一尚未遍及德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在某些层面上甚至让人想起我们民族今天的状态和需要^①。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时代对后来历史之走向起了决定作用。若是那时有可能将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那么他们确实做到了；即使未能有所成就，民族利益那时也是重要的考量。

^① 让人不禁想到坎宁的话：在此前的历史中尚未有比宗教改革更像今日的状态者。1832年4月30日，在麦克唐纳先生任命典礼上的讲话。

请允许我在此阐明我的观点：并未有什么其他意图，不过是爱国赤子的想法与思索。除参考德语资料外，还有居住在佛罗伦萨的一位德国人的记叙、几位威尼斯使者的记录，以及一些圣座大使的报道。这些材料是我在维也纳、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找到的^①。

宗教和平的影响

在法国人占领德国北部之前，我家乡的人们最喜欢讲述的就是七年战争的事实和变故。年长有经验的人们看着那些壕沟堡垒会想到，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们中间喜欢古代传说的人会接着说，在那很久之前还有一场百年战争发生在德国，那时相邻的城堡互相交战，无数城堡变为废墟又被重新修建，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堡废墟便是由此而来。

我只是想用此事举例，家乡人那些黑暗的记忆保存着兵荒马乱年代中的种种痕迹，至少他们并未夸大其词。在皇权衰败之后，德国的确又用了一百多年才终于恢复平静。

和平多少次缔结之后又被多少次打破：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一个贵族家族因爱好和平而愿意将充满如此争斗之地纳入其治下，宗教改革就这样一步步地蚕食着人们的精神。查理五世那些统治岁月是怎样的动荡！从莱茵河直到图林根，农民愤怒地揭竿而起；紧接着是

^① 此论文乃是我在意大利旅行中所收集整理资料而写成的第一部作品，早于1832年发表在《历史政治》期刊（第一卷）上，写在教皇国历史和宗教改革史之前。此书的内容本来可以通过扩充前面提到的和许多其他资料变得详尽许多；但我决定让它保留原来之风貌——一个良好的记录。本书也是那些岁月的纪念。

德国文稿·1555—1618

汉萨同盟与北方各国的最后战役。贵族各自结成了联盟和敌对联盟相互对峙威胁；之后新教徒们拿着武器将符腾堡公爵逼回老家，并将不伦瑞克公爵赶走；最终整个德国达到冲突的顶峰，在因戈尔施塔特和米尔赫贝格附近，相互对峙。查理五世是如此强大灵活，他的胜利也毫无悬念，然而这些却并未缔造和平。

反对他的人们再次拿起永不倦怠的武器；勉强逃离困境的他，最终丧失了勇气，身心疲惫地离德国而去。在才智和权力上，他的兄弟斐迪南都不如他。咄咄怪事的是——宗教和平^①并非自发，而是由皇帝下令生效，武器被放下，长久的和平时代到来了。

当时驻德国的外国使者们首先感受到了这一巨大变化。“在查理五世皇帝的最后岁月里”，一位圣座特使在给卡拉法枢机主教描述德国情况时写道^②，“没有任何一个贵族、一座城市或者某个邦国不因为宗教或者世俗的原因与邻居为敌而陷入争斗的。其中藩侯阿尔布雷希特与不伦瑞克家族、普法尔茨的选侯*奥托亨利与奥格斯堡的枢机主教奥托均是公开的敌人；其余各方完全没有彼此信任，因此经常拔剑相向；宗教、强占财产、执法权还有其他政治让他们产生嫌隙。”在瑙姆堡，堡萨克森、勃兰登堡和黑森贵族们重新缔结世代友好的会议，被这位特使看作伪帝国会议——而在缔结宗教和平之后，这位特使再

① 同时也是国家安宁。其意思是宗教之后国家结构上的和平。

② *Informatione del Rev^{mo} Vescovo Delfino a MS^r ILL^{mo} R^{mo} Caraffa*; MS. 从 Bibliotheca Barberina 在罗马 nr. 3007. Ed in somma chi per la religione, chi per beni usurpati chi per causa della giurisdittione chi per altri gravami ogn' uno viveva con sospetto e conveniva per conseguente stare in armi, il che^{mo} re sta nella dieta, li principi della casa di Sassonia Brandenburg et Hassia che sono in se potentissimi e capi degli heretici si ridussero a Naumburg e di la quasi da una antidieta scrissero a S.M. 对于这一瑙姆堡的会面，门策尔在不久之前还提到。

* 选侯 (Kurfürst)，亦可译为“选帝侯”，因选出的是“罗马人的国王”，此处按德文原意翻译成选侯。——译者注

访德国时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这种和平并不赞同，称之为背弃上帝：然而他承认，这种和平非常有效，自从其实施以来未有无论大小的任何战事；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的统一和谐出现在德国的贵族中^①，可以确定的是——和平的状态持续了三十年。格伦巴赫事件*出现了，尽管很快结束，但一方有着危险的意图，另一方则面临严厉的惩罚；这一事件同一场战争无异。皇帝所一直遭受的以下犯上消失了；贵族们又来参加帝国会议，并且最终达成一致；地方管理机关确能发挥功能；不同寻常的秩序产生了；安全与公共自由在一段时间内和谐统一。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长久战乱带来的分崩离析之后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呢？

和平的条件

这一和平究竟是否为幸福的结局？它能否承担争执各方矛盾的诉求？而这一和平是否经过深思熟虑，并为人们所一致接受？

在此我不想逐条详述决议的内容：其大部分并非新创；单单是考

① Delfino:Ed è stato,per dire il vero di tanta defficacia questa quantumque empia pace,che dall' hora nonè stato piccolo nègrande movimento d' armi in parte alcuna dell' imperio e di qua credo che nasce la risposta gagliarda che fece a me il sermo re,quando la seconda volta audai a S.M.e mi dolsi con lei da parte di S.Beatne di questo recesso come a pieno scrissi da Vienna alli 27 di Marzo 1550(这封信我没有看到)。

* 格伦巴赫事件(Grumbachsche Handel)是发生在韦廷家族的一起内讧奇案,造成萨克森-科堡-埃申纳赫公爵“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被终身囚禁。选侯约翰·腓特烈二世手下的一位名叫格伦巴赫的威廉的骑士抢劫维尔茨堡大主教,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以“破坏帝国”和平为由要求他移交格伦巴赫并将选侯的头衔让出,而“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抗命不从,于是双罪并罚由其弟约翰·威廉和韦廷家族另一支阿尔伯特系出兵围攻“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迫使后者投降。1567年肇事者格伦巴赫被处以车裂,而“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则关押在奥地利被囚禁至死,其领土和权力转至其弟约翰·威廉名下,而选侯头衔归阿尔伯特一支所有。——译者注

德国书稿：1555—1618

察最重要的几点，会发现它们并非是借着特殊的幸运而产生。

毫无疑问的，当时帝国的整个宪法取决于神职人员的安排，那时关于重大事件的决定需要由贵族参议会决定，而参议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来自教士阶层。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宗教贵族是否有权接受奥格斯堡信条。他们选择这一信条，并非是要将所有教会的财产世俗化。新教徒一再宣称，他们改革绝不是为了此事^①。他们希望继续保有神职人员的法统，但是他们应该有权选择信仰。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争执，几乎让此次会议接近崩溃。让人怀疑的是：宗教选侯们在大会开始时面对新教徒们提出的要求保持沉默，或许作为神职人员他们也同意新教徒的观点，但是由于惧怕而不敢公开表达^②。可惜的是我们德意志的历史记载，在历史人物争辩时经常保持沉默——然而这种争辩是大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无法理清，最终得胜的一方因何占了上风；但是最终尘埃落定，甚至连斐迪南本人也被这一派说服；新教徒也不愿再让步（他们宣布因着良知无法继续如此）但也不愿放弃达成的和平，宗教贵族们最终选择了中间路线。他们允许国王为和平制定法令，但是必须写明：这样的法律并不是他们所愿意的^③。于是斐迪南下令：若是帝国神职人员放弃天主教信仰，将失去圣职和所有财产。这就是教区保留权。

① 奥格斯堡信条最终的声明：“选侯和众贵族在此声明，且特别强调，绝不破坏教产的完整性或侵吞教产，而且要求所有帝国阶层尤其是选侯进行监督，若是有人企图染指教产必须阻止。”

② 至少对于帕绍主教而言是如此，参见1556年符腾堡使节对帝国会议的记录，《符腾堡历史》第四卷，第96页。人们可以发现其观点的倾向，参见第五卷。补充注解：这一点在《宗教改革史》第五卷中有详细讨论，但是在这里提出的观点还是适用的。

③ 对这一法律既支持又反对的态度值得注意。证据来自如下说明（出处同上）：“因为尊敬的国王陛下坚持这个决定，终结所有暴力行为，也因为众位贵族的支持以及他们的权力，而众位尊敬的贵族以及皇帝陛下则按照臣民的请求制定了现在的形式，但是众神职贵族凭着良心声明，这样的法令并不是他们的意愿。”

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各地区的神职人员该遵守怎样的规定呢？若是教众们选择了新教信仰，这些具有统治权的神职人员该怎样面对？因此，这一法令除了第一条有关帝国的规定外，还有第二条有关各地区的规定。新教徒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权利，但是各地区的神职人员也同样顽固地要求自己的权力不受限制。在这里斐迪南是偏向新教徒的。斐迪南从人数众多的参议会中选择了愿意谅解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小型议会；他对这个议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一半的和平没有意义，若追求和平则必须追求全部的和平。他三次出现在代表会议现场，苦口婆心地向众人解释，若是不能达成一致，他决不放弃。最终他个人的努力有了成果——此时天色已晚，此前一直坚持己见的天主教徒最终宣布：“为了能保有和平之全部，且抚慰辛劳的国王”，同意其心愿：放弃强迫新教徒臣民必须选择天主教，正如新教徒在其他谈判中所做的让步一样。他们允许国王给那些愿意选择奥格斯堡信条的臣民赐予和平^①。

多么古怪的和平！以上两点是最重要的关键点。教区保留权和保护新教徒并存。前者保持了天主教会的贵族，后者则保证了臣民能够无惧怕地参加改革后的宗教。德国的整个未来建立在此之上。为了达成协议双方进行了艰苦漫长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他们深知无法用统一的规定达成和平。尽管宗教保留权最终写入了帝国的法律中，但是还附加了一条注解：要将两种信仰合一未能实现；根据查理皇帝赐予他的全权代表权，斐迪南国王规定了这一点。尽管新教徒得到了保证，绝对不会有教会的贵族强迫他的臣下退出奥格斯堡信条，但是斐

^① 9月20日及21日国王陛下和选侯以及臣民代表谈判纪要，莱曼，第二十三章。

德国史稿·1555—1618

迪南还再次重申：两种信仰不可平等而视——他根据皇帝赐予他的全权代表权做出的决定^①。

但是皇帝公开的声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那时的声明有着自己的特性。一项决议，往往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谈判并且参考了无数的意见，但是这一决议往往并不具有皇帝的绝对权力。必须承认，这样的决议替代了双方无法达成的绝对认同，事实上是一种妥协，而且包含着双方的抗议。

该如何看待这一和平呢？必须承认它再次确认了《帕绍和约》的条款。但单就双方争论的焦点，却并未能找到面向未来的满意方案。人们缔结和平，并不是因为找到了未来，而是因为若没有和平则没有未来。

德国不受内战困扰的深层原因，并非这一和平协议的作用。和平到来还有其他的要素，而且这些要素还驱使人们保障和平。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这些要素。

德国内政概况

若是按照那些忠实的史料再写一遍查理五世的生平，人们会为这位君主最后岁月所经历的跌宕起伏感到奇异、惊讶和同情。

^① ——adeo, ut utriusque religionis ordines in hoc punto concordari non potuerint. Quapropter nos, de S.C.Majestatis, fratris ac domini nostri, data potestatis plenitudine et arbitrationis declaravimus, constituimus et decrevimus, declaramus etc. 这一声明可以在1575年申肯贝格（Senkenberg）的选侯会议记录中明确找到：《未刊印及罕见材料汇编，第三部》中可以“看到只字不差的拉丁文原文”。此外这一规定如同此次和平协议中的其他规定一样摇摆不定。请看这一段：qui a longo tempore Augustanae confessionis religioni addicti —— et ad hunc usque diem (eam) observant.谁来定义时间的长短呢？

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战争后*，德国对查理五世的召唤如此强烈，在世间他的地位如此伟大，而臂膀又如此有力。他的睿智保证了他的权力。英格兰与法兰西陷入战争时，他有时间平定德国，对于他而言非常重要的意大利也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查理五世陷入的两难境况：尽管教皇在德国的权威无法恢复，但是他致力于恢复其代表的宗教信仰；而在意大利，教皇保罗三世是他的敌人；在保罗三世去世后，法尔内塞家族（Farnese）及党羽也是强劲的对手。

我们看到，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追随者——堂·费尔南多·贡萨加、迭戈·门多萨和佛罗伦萨公爵——一直努力劝说他当机立断参加战争，但是查理五世天性中有反对暴力至上的倾向，于是他对此有天然的排斥^①。成功就是无所作为而诸事皆定。更大的成功则是通过模棱两可而非清晰的界限让敌手坐立不安。

彼时德国处在沉重而不寻常的氛围中困难喘息。到处都充斥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雇佣兵，如此多的贵族被人民追讨——很多已经被捉住囚禁；而信仰上出现了大变故：古老的赦罪信仰不再是唯一；德国内政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那些外国人手中：格兰维拉（Granvella）、阿尔巴公爵（Alba），他们并不了解德国，缺乏对忠诚贵族的恭敬而

*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1546—1547年），皇帝查理五世和新教诸侯结成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之间的战争，1546年查理五世率领西班牙士兵从意大利进入德意志，利用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内部的不和，尤其是萨克森公爵莫里茨的倒戈，逐个击败了同盟各成员；先打败了南德的新教诸侯和城市，后降服了符腾堡，最后制伏了黑森。——译者注

① 关于这一段岁月，一些佛罗伦萨的加急信件（佛罗伦萨美第奇档案馆）以及蒙多扎撰写的通报（罗马科尔悉尼图书馆）可以提供大量细节。